

赵磊 董功 庄慎 ZHAO Lei, DONG Gong, ZHUANG Shen

松紧之间

赵磊、董功、庄慎三人谈

Between Relaxation and Strictness

A Conversation among ZHAO Lei, DONG Gong and ZHUANG Shen



摘要 文章记述了赵磊、董功和庄慎的三人谈话，交流了直向建筑和阿科米星的设计理念与工作，讨论了关于在地性、建造与细节、实践控制的松紧度、个人风格的反思等话题。

关键词 在地建造；构造细节；松紧度；反思

ABSTRACT The conversation among Zhao Lei, Dong Gong and Zhuang Shen primarily covered a number of architectural topics, such as regional architecture, tectonics, tightness/relaxation of control, self-introspection of design practice, etc.

KEY WORDS Regional Architecture; Tectonics; Strictness/Relaxation; Introspection

中图分类号 : (G222.1:(K828:TU)); TU-092

文献标识码 : B

文章编号 : 1005-684X(2013)04-0040-04

编者按

本次谈话在一个周末进行，董功当时正在昆山工地处理一些事情，结束后专程赶来上海。力主对谈的赵磊则远在深圳，为谈话开了头。

会谈地点选在庄慎的工作室，谈话过程中，大家一边介绍自己的工作，一边随意闲聊，文章节选部分谈话内容。

1 开始的问题

赵磊（以下简称“赵”）：在当下中国建筑事务所中，直向建筑（Vector Architects）和阿科米星（Atelier Archmixing）是最具“冲突性”的一对。从地域来看，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从主持建筑师来看，一个是“海龟”，一个是“土鳖”……其实，仅从事务所的英文名字就能清晰看到理念的不同，甚至是完全对

立的建筑态度——直面和分离。

简单概括来讲，直向的理念就是以坦诚直率的工作方法和态度面对设计问题，并在工作过程中保持清晰明确的设计方向，真实地面对环境、业主和使用者的需求，以此表现出建筑的社会价值；阿科米星则认为，设计需要消除从专业领域到社会价值的各种狭隘界限，在中国现实下不放弃尝试各种新的可能，实现关心普通大众的新设计。

这种差异有点像西医和中医，前者讲究从“因”（产生结果的直接原因）下手，直接准确下药；后者讲究从“缘”（由外来相助的间接原因）出发，依据条件治疗。又有点像武术中的跆拳道和太极，前者讲究直面对手的拳路，将其击倒；后者讲究抽离来看，四两拨千斤。但两者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治好病症或者击倒对手，对建筑师来说就是盖出好房子。他们的“对立”和“差异”在我看来只是体现在“手法”的层面，其终极价值是惊人的一致：前者强调建筑关照生活、社会性空间的营造、构造逻辑的正确性；后者期望在城市与建筑总体上越来越丰富刺激，但在容易被人感知的局部领域或单体却日益被分解成为互相隔离、单一的状态下，强调城市复杂文脉中的多重需要，建筑中的非单一性和设计中的混合组织方式。“手法”的差异使前者的建筑一出现就呈现出“高富帅”的状态：建造逻辑严谨，细节组织到位，完成度极高；后者建造好后虽绝对不是“矮挫穷”，但放在环境中却往往呈现出和“矮挫穷”相似的境遇——不留心压根看不见。正是这种“对立”和“差异”吸引我们一直期待能看到董功和庄慎的对话。

对于这次对话，我个人最感兴趣的话题有二：1）两位建筑师分别认为什么样的建筑才是一个好建筑？具体的标准是什么？2）采摘亭和蚕种场改造，是董

功和庄慎近期完成的项目，我个人认为也是最能体现两位建筑师思路的项目之一。我好奇的是若庄慎去做“采摘亭”，会选择什么样的策略？若董功去改造“蚕种场”又会如何？

2 在地建造

董功（以下简称“董”）：英国当代艺术家安迪·高兹沃斯（Andy Goldsworthy）带给我很多启发，他称其作品完全是瞬间的艺术。他的每一件作品和地点都有很强的关系，经过他的转化，土不再是原来的土，树枝也不再是原来的树枝，而是生成了新的意义。这也是我对目前中国非常热门的话题——所谓地域性或者中国的传统和新建筑的看法。我个人很不赞同那种直接的挪用，让传统或地域成为视觉指示的状态，这就好像是一个说相声的人在直接挠你胳肢窝让你笑的感觉。我总觉得在这个时代，在工业化建造背景下，建筑师通过当代的方式来转化，来营造意向或气氛，实现对于地域和传统的回应，是更有意思的一件事。

关于“在地”，首先什么是在地？“地”指的是这片具体的土地，还是说包括这片土地相关的因素？建造体制、政治体制、经济状态，这些是不是都会影响建筑的取向？我曾和千禾讨论过央视大楼在地不在地的问题？它发生在当下，只能是中国才有，而且必须是北京，还必须是中央电视台，我不相信北京电视台敢这么盖。库哈斯在选取建筑类型的时候，你说他的策略在地不在地？

庄慎（以下简称“庄”）：我一直在国内实践，习惯于现实，但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感受。2009年成立事务所之后，实践的项目渐渐变得很杂，也发展了一些新的客户。我发现不同的项目类型带来的启发是不一样的，我原来接触的东西只是中国实践当中不算宽的一个面。现在，我对城市中的实践越来越关注，我想了解快速城市化之后我们能有什么作为。经过了前十几年快速的城市化，大城市会向深度的方向发展，同时城市化又在向城镇、乡村、风景区等地方扩展，这会给建筑师带来很多新的工作。有时候，我觉得跟在快速城市化后面其实有很多事可干，所谓改造就是人家在前面狂跑，你在后面“拾遗补漏”。原来的很多做法在新的城市里产生了问题，你可以去折腾这些。

董：我理解的建造就是建立一种秩序，在每一个房子里面，建筑师都要赋予空间和构造一种系统的秩序，或者说是逻辑。就像一棵树一样，而这个秩序我认为它一定是概念的延续。每一个构造的处理肯定和空间的概念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我一直相信在每一个具体的房子里面，判断一个构造是有标准的。

某种特定的材料在建筑师的理解和设计转化之后，就再也不是原来的物质材料，而转变为一种独一无二的新的存在，这是建筑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回顾自己做过的这些房子，在构造的倾向上更重视对空间界面的塑造。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筑中“空”的那部分才是主体。与此不同的另外一种构造，就是构造表达重力的一种状态，你能清晰地看到材料和结构是怎么介入到这个重力传递的视觉秩序中去的。我的几个项目中，基本上都体现了对于极端单纯空间界面的追求。材料仿佛已经脱离了原来那种物质性的真实状态，而变成了一种气氛和质感。

建筑中的轻和重，也是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件事。对我而言，“轻”几乎是先验式的偏好，但我一直完全没有想清楚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偏好。这也许和美学层面有关系，也许和生产体制有关系。我们刚才谈到的在地性，包括国内最近出现的一些所谓的在地建筑，都有一种重的感觉，那种从泥土间生长的感觉。以前，村里面盖房子，工人是当地的，材料也是当地的，这个房子真的就像从那块土里长出来的，很真实。如今，工业化已经割断了建筑和具体的土地之间的关系。在上海盖房子，工人可能是北京的，材料可能是从广州的工厂运过去的。从这个角度上讲，也许正是这种和建筑土地脱离的状态在某种意义上导致了我对“轻”的意向的偏好。在这个时代，是不是这样更真实呢？我也说不清楚。当然，现代建造的技术从物理上赋予建筑师更多的操控性，某种“摆脱重力”的操控性。

庄：说到“轻”，或者说因此而来的界面氛围，这个特征在你的房子里非常强烈。你的房子会从跟整个场地的关系出发，就像你喜欢的高兹沃斯的作品一样，它试图创造一种接地和瞬间的氛围。而且，我觉得可以比较一下，对于现在很多建筑师而言，轻的界面，其实有某种商业消费美学倾向：精致而表面。比如表皮化，表现出来的与内容实质可以分离，这是一个很

当下的特征。而你的“轻”绝不是消费式的，是指向美学的。另外，你对材料及构造这些界面的处理，能让人感觉到是属于建筑本身的。你关注材料相互之间的关系和表现，有手段去控制这些要素，并且用标准去严格规定，所以就有一个基本的氛围在里面。

实质上，这也可能在说明一个意思：有一种建造的态度就是表达构造，而你在创造空间和界面时，是希望最终的构造呈现一个消失的状态。构造参与到营造空间的气氛里，气氛彰显出来而构造消失了。即由轻而揭示出重吧。就像中国传统美学里面的离附关系：“离离原上草”，因为小草的依附感到大地的坚实。这些传统的空间精神也是我实践的重要思考方法与切入点。我在硕士论文中研究过中国美学探讨的“离附”关系，这些看法第一次让我有了自己独立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高兹沃斯对你的启发很有意思。尽管来源不同，形成在关注点上却很相似，而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有区别的。我们都关心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希望用局部来揭示整体，区别则在于，我重视的空间策略偏重叙事性，简化材料构造的细节；而你更重视的是整体空间感中的氛围，材料构造成为重要的氛围因素。这点可以拿我们正在做的安亭中学与直向设计的学校进行比较。还有对于关系的认识，也可以用我们设计过的博物馆来做比较。我为什么会简化构造与细节呢？其实对于所谓在地的关注，我不是特别在意建造这点，不是说不遵循建造的原理，而是指不太关注是否体现建造的精神及其是否具有清晰性。我的作品很多时候在这方面的清晰性是不一致的，这点也是我刚才对比了我们的建筑后才更清楚认识的，这也许与我越来越关注城市实践有关吧。我对于建筑本身的追求并不在于寻求纯粹，但究竟是什么，我还没有想清楚，我也特别想搞清楚。

董：比如，阿科米星那个还没有实现的博物馆，你思考的点以及一些具体的方法让我产生了强大的共鸣。

庄：实际上就是把自己置于一种关系当中，是在成就别人的同时成就了自己，它不算漂亮，但却可能有个性。在你的设计中同样有这种关系的处理，当与大的景观和场地气息产生共鸣时，这个房子是具有魅力的。

董：实际上，我有时候也在想，在中国人的审美意念里，“远”这个词很受人喜欢，比如“致远”，在园林中通

过花窗能看到远处的山和塔等典型传统空间意境。远、距离，这在现代建筑中完全可以得到重现，有限空间和无限自然之间所产生的一些关系。这不需要借助具象的视觉符号，而是对于空间意境的把握。

庄：对。类似前面说的，中国人对于分离和整体的关系有一种固定的看法：分离是为了整体被感知。比如说，抽刀断水水更流，你不知道也看不见水在流动，但当你破坏它的时候才发现它原来是流动的，它是一个整体；比如说，你的房子在整个大自然中和自然的关系；比如说高兹沃斯，他在环境里做了一个动作，从而揭示出自然本身。我从你的房子里也看到了这种存在，这些轻巧的东西归根结底不是在说它本身的轻巧与否，而是让我们感知到存在着的整体，这些建筑能够展现出的东西。

董：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这样的话：一个建筑和它周边的环境（在城市里依然适用）本身就存在着一种专属性的东西，潜藏着的一种关系。作为一个建筑师，我需要做的是通过建筑和空间把这种关系揭示出来；通过空间把建筑周边大的场地和人的生活体验之间联系起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设计是一种揭示的过程，而不是所谓创新的过程。

庄：我特别同意你的这个看法，在城市里同样存在这样的实践。我现在正慢慢把工作的关注点转移到城市化的区域内，一些发展过程中的普通区域。这样思考问题的方式在那儿会带来新结果，因为它不是急于去创造一些东西，而是去整理或发现，通过很小的动作去积极地挖掘出城市生活的特质，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更喜欢这样的房子，它不只是直愣愣地讲述自己的事，它能够更多地从自我的叙述里面抽离出来，回到整体的脉络之中。

董：这个脉络通过你的介入就升华成另外的东西了。我相信这是建造的意义，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遵循的态度。通过你的转化，它从脉络而来，但是最后它又衍生出新的东西。

3 构造细节

庄：讲到细节、构造，我们采取的方法也很不一样。这在你的作品中是很重要的一点，它形成了独特的氛围，我认为这是精准思考的一种处理，在中国建筑师里处理得这么好的不多。而我们处理的方法不太一样。

董：我对你的作品，印象比较深的是东山双栖斋和黎里的一个建筑。我想问你在一种精准的控制下还是松弛的状态下做东西。我相信，松弛的状态肯定不是懈怠，你可能控制的是逻辑，这个物质在你的建造逻辑里有松动的余地，但这个逻辑是很清楚的。

庄：对。我可以举个例子：在莫干山蚕种场改造中，为了让大面积松散的外场形成有组织的中心，我们选择了搭棚子的方式。施工过程中，我们做了一个模型直接运过去作为依据，工人在建筑师的指导下按照模型建造，所以它的构造选择一定非常简单，以浅显易懂的原则重复，便于施工实施，不怕误差。但反过来

我们对形成的空间设计与组织很重视，对构造形成的总体空间感觉很重视，只要空间感觉的关系控制住了，我觉得大调性也就控制住了。在大的调性下，建造的逻辑就有了凭籍，同时也拥有了局部变调的可能。我的感觉是，最终整体感允许了变化，即使过程中变了调，与原来设想的不一致，但因为各部分合起来是个整体，所以还是顺的。

董：所以说，你在建造的逻辑上是相当花功夫的，但是你放松的是在这个逻辑关系之下，比如每根竹子伸出去多远，实际上是靠工人他们的一种现场感觉。

庄：民间的施工队或者是普通施工队，控制很粗放，但要重视原则，我给他把原则定好了就行。一开始他们好心为了出挑整齐把竹头截了，形式感觉一下不对了，我要求他们一定不要截竹头，通过截竹尾控制，竹头自然，出挑度参差一点。建造体系的不同，采取的手段就不同，如果要用工业化的体系，比如是精致的幕墙体系，就非得实现精密的细节控制，因为你不可能随时更改。策略和控制只和建造的体系有关系。

董：所以这实际上回答了我前面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从表面上看，在不同的项目中，你材料与构造的控制，呈现了两种不同的方式，严谨的和松弛的。但是你对逻辑的控制实际上是内在连贯的，它只不过遇到了不同的建造体系，自然而然就衍生出两种方式。

庄：我觉得中国的大环境很丰富，既可以有“高精尖”，也可以有类似这样普通的存在。这让我觉得在现实中探索建筑的多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离我们并不远。建筑师有个和工匠联系的角色，不是画图的技术人员，你变成像导演一样的组织者。搭棚过程中这些50mm×50mm的小柱子是怎样撑到地上的呢？细节上其实是和很多人一起商量出来的，具体做法就是像大头钉一样：一个圆钢片上焊根粗钢筋，直接打到地下去，30cm长，工人打得很快，就成了基础。另外一个节点，竹子和钢框要怎么接？也是一边商量一边做，结果也很直接，保证节点在实际施工时满足工人快速搭竹且调整方向的需要。我是在实践当中想明白的：在这样的建造体系下，有效的构造就是好的构造。

董：这其实蛮有意思的，当你遇到不同条件的时候，一种逻辑或思考问题的方法会自然衍生出一种状态，就像一个化学反应。

庄：对，比如传统建造中的有法无式，用一种木构的建造适应各种场地，它的法度是一样的，它的方式却各种各样。

董：在这些建造里面，你控制的是一种逻辑。

庄：而在你的作品里，细节创造的氛围是至关重要的，你必须控制的，因为这些细节会共同产出一些气质，这个氛围赋予建筑个性，给环境带来新的感觉。

董：我的建筑实际是一个从外到内的控制，这个“外”不仅仅是指形态上的，也可能是空间界面上的控制，最后落实这个界面所需要的构造，包括结构的关系等。但你的这类建造是一种由里到外的过程，当然你在做的时候肯定都照顾到了，但你不是从界面上控制，而

是从建造的逻辑上逐渐将其衍生。于是，这些建造里自然而然地透露出一种生命力。

4 松紧度

庄：我控制房子在细节上缺乏一种精准，有很大的放松度，而且这种情况有点愈演愈烈，但我在以前是挺在乎这个的。

董：现在的状态是你以前所没有的，以前在控制的力度上还是很强的。

庄：是的。不过我以前控制的精细（材料气氛）和你的精细也不一样，你控制的不单纯只是在材料气氛方面，材料的交接关系很明显占主要位置，所以你的作品更加深沉。我最近有些项目紧的地方太少了，而你刚好相反。你的作品里其实有两个要素存在，一个是考虑到类似空间和大地关系，和周围气氛的关系的。但因为有时候那些细节氛围性太强了，在所有的地方都很严密，它会干扰到前面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相互学习一下，我需要紧一些，你可以适时地松一下。

董：你觉得这种松是哪一方面的松，是材料上的？

庄：不是，是所有的材料构造以及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给人的一种感知。我能感觉到你建筑中建造的形成，它不是商业的，也不是表皮的，是绝对建造学的。但这种气氛过于强烈了之后，往往会让人忘了空间该有的一种叙事性。

董：有人说过我对材料和构造所用的力有点紧，已经开始影响到对于建筑“空、远”的体验。

庄：我觉得你说的感知和我是一样的。我也在反思自己，有些地方太松了，形成了品质的下降，松到一定的程度，没有次序。有时候把握不准那个度，当然这和操作能力有关系。说实在的，我没有你这种控制细节的能力，控制不到那个地步。我们控制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你控制建造内在动力是很强烈的，但其实再把它放松点，你的房子就更加能够融到基地里去了。

董：你刚才在说的时候，我就联想到了西扎的一些作品，在他的房子里，你能感觉到空间、光线、时间，包括跟景色之间的一种关系，不会给人一种紧张的关系。可能这也是建筑师的功力，他在这个层面上已经感知到材料怎样才能衬托出他想要表达的东西，有时候力量用过了就会抵消掉一些东西。

5 再思考

庄：刚才你提到反思。大概在七、八年前，我有一阵子不知道设计的意义何在。建筑师的社会作用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只是权力或资本的一个技术顾问？或者只是在一个小范围内，沾沾自喜地自己寻乐。建筑师的社会作用肯定和原来不一样，需要找到新的方式。后来我意识到中国的大量实践是很好的机会，很多时候取决于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你是用一种“建筑是什么？建筑师应该是什么？”的方式去思考，还是用“建筑可以用来干什么？建筑师还有什么作用？”这样的方式去思考，我更加倾向后者。与其去讨论我们

的建筑应该怎样才是正确的，或者它应该处于怎样的体系才是好的，不如去讨论我们所学到的各种原理、方式，在一个没有参照的状态下，能够用来做什么，建筑师能有什么新的角色。我想，新的建筑学很可能在运用实践中发现。

董：这个跟你对细部的理解是一样的吧？

庄：对，一方面你可以去发现新的东西，这是一种实践的方式；另外一方面你可以发现这个东西新的使用方式，这也是一种实践。我觉得在中国这两者都可以作为实践方向。比如说上海，大街小巷里看到的建筑状态，丰富自变，那种即时性、多变性、短暂性都会出现在其中，我可以学习它，我现在也在尝试，放到工作当中去运用。

董：和你不同的是，我的重点不在建筑师和社会关系，而还是在建筑学的本体里面。从建筑师的发展轨迹来讲，我现在处在一个模糊的状态。前几年一直做事情，觉得挺明确。但是做着做着，从去年下半年到目前，反而觉得变模糊了，也就是我对以前做的事情的出发点和立场到了一个自我反思的阶段。

为什么产生疑惑？看我经历的这条路，在西方接受教育，在著名的事务所工作，在当时的年龄，我是用一种很虔诚的，有点宗教感的心态去接受的。那个时候，我的血液里面是没有抵抗力的，非常开放、逻辑、语言、各种痕迹，都希望去了解和掌握。但是，现在最让我矛盾的是该怎么去摆脱那些影响，而难点在于那些影响已经到了血液里，这好像是真实自我之外的一层壳。我现在做的，也许和几年以后“蜕变”的东西没那么大的反差，可能只是微差。但是对我来讲，摆脱这层薄薄的壳势必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知道它在那里，它属于我，而我又想把它剥离。我对设计的理解，称为原则也好，条条框框也好，都是在那个时期严格训练下形成的。我自己骨子里开始意识到也许并不完全就是内心的状态，所以会产生迷惑和反思。

庄：其实，从旁观者的角度去看，你身上有几点是很肯定的：一是类似高兹沃斯的作品中体现出的气质，你与你的作品正在追求，二是，你对于界面、细节、材料之间的关系处理已经可以形成调性气质。而最终，这种调性会是什么样的，可能是你迷惑的。当这种调性很准确的时候，或者它形成了你的风格，度和整体空间的感知很融合的时候，那就是化解了那个壳了。

董：所以我说，也许等我到了那个状态，回头比较现在的东西，最终不会是一些颠覆性的变化。

庄：肯定不是，我相信。

董：可能是一些微差。

庄：但那些微差是很重要的。

董：我这么看，建筑毕竟有面对心灵的一部分，就是创作的那部分，艺术家的部分。艺术家从开始的状态蜕变到一个自如的状态，有时候就是一层窗户纸，但捅破那层窗户纸需要勇气和大量的积累。

庄：我也觉得是这样子。我相信我们这一辈人都在找，都会通过实践来达到。

6 最后的回答

庄：最后我们来回答赵磊的问题，算作结尾吧。

董：事实上，在刚才的对谈中我们一直都在讨论什么是好的建筑啊！我认为采摘亭还不是特别能代表我的作品，因为它还只是整体建筑中的一个附属小房子，怕是难以用来做出准确的分析。

庄：我估计赵磊想比较的是两个“棚”，蚕种场改造的特点是棚，从某种意义上，采摘亭也是个棚，一种以覆盖为主的空间营造。因为两者采用的是不同的建造体系，所以天生具有表现上的差异性，这种差异与他观察咱俩的手法差异有相似性。也许他并不真需要回答，只是在讲述一种印象吧。

讲讲好建筑吧！我只能狭义地讲讲感觉，我希望我的建筑可能有特点，但最终更多地像普通的建筑。可能它简单实用，“好吃不贵”地适应了使用要求，可能它杂糅了稳固与短暂……诸如此类，当然，它们都应该更多地贴近普通的人。也许，实质上该讲讲的是想成为怎样的建筑师吧。

董：是啊，好建筑的标准太难界定了，我只能说说我喜欢什么样的建筑。首先，建筑要诚实地面对问题。这里的问题包括我们所处的时代、建造背景、使用者、场地等等。建筑设计对于我来说好像总是个寻找答案的过程，所以对于问题的尊重就变得尤为重要，是起点。其次，好的建筑总是有启发性的，无论是建立一种更积极的生活方式，一个从未体验过的空间感受，还是一片风景、一束光线、一阵风……都因为这个建筑的存在而有了专属的不可替代的意义。

作者单位：直向建筑设计事务所

阿科米星建筑设计事务所

作者简介：赵磊，男，媒体人，中国建筑传媒奖、中国建筑思想论坛总策划人

董功，男，直向建筑设计事务所主持建筑师

庄慎，男，阿科米星建筑设计事务所主持建筑师

收稿日期：2013-05-15